

这是榆林石峁古城，一个在新石器时代掀起盖头的史前遗址。看着这里的一石一瓦，我的思绪如一朵浪花，向生命的源头回溯，几千年前的历史画面仿佛再现眼前：挥汗如雨的建筑工匠，进进出出的人群，山间飘起的缕缕炊烟……

石峁遗址，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2006年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址初建于距今4300年前后，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

从地图上看，石峁遗址隐身于黄河“几”字的右腋弯处，是黄河流域中华史前文明一个“刚刚掀起盖头的证据”，更是大河湾文化的一颗明珠。我们常说的“大河湾”就是黄河在中国北方画出的河湾，如果把大河湾中的黄土地看成一巨人的侧面像，石峁就是醒来的巨人刚刚睁开的眼睛。2018年，国家宣布石峁与良渚、陶寺、二里头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成果，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上古之城

来到石峁，一眼看见了皇城台，一种源自心底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似曾相识的皇城台，就是心目中一座伟大的遗址应该的样子：四面包砌护坡石墙，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8万余平方米的台顶，组成分布着大型宫殿及高级建筑遗址。多达九级的堑山而砌的护坡石墙，环裹着高大巍峨的台体，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雄浑壮丽。我攀上缓坡仰望，一种崇高感在心底升腾。

同行专家告诉我们，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的石砌城垣，为国内同时期遗址所罕见，考古界和史学界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这个堪称伟大的发现。石峁遗址作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之一，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

我们来到外城区域东部，看到被誉为“华夏第一门”的外城东门以及与其相连的瓮城、墩台、角台、门塾、马面等结构，都渐渐露出了被黄土遮掩的真容。城垣牢固实用、设计先进，足见设计者已经具有了军事防御的理念，并掌握了一定的力学、数学知识。在遗址的墙体孔洞中发现的类似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的“絰木”，则被称为史前城垣建筑中的“木质钢筋”。

石峁遗址的大台基告诉我们，数千年前，中国北方普通的山峁之上建成的高大建筑，应该不亚于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型古代建筑。

石峁出土有粟、黍种子，说明当时先民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农耕技术。遥想大禹治水，疏浚河道，灌溉农田和草场，也为河套地区的农耕和游牧生产创造了条件。农耕文明靠天吃饭，石峁先民对天象历法、节气农时格外关注和在意。经过专家测量，石峁东城门遗址门道与门墩东北侧外立面均精确地朝向4300年前夏至日出方位。

我恋恋不舍地望着巨大的台基，感念这为我们带来自信与底气文化“根基”，由衷感叹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怀玉之国

石头中最精华的部分——玉，视之，如脂如膏，玲珑剔透；握之，包浆如肤，润泽怡人。古玉，是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信物。采玉，琢玉，赏玉，献玉，藏玉，传玉，是先民在对自然之物的认知与发现中，形成的一种被广泛认同的高尚文化仪式。石峁遗址出土的玉



行天下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风光。图片来源于一亿个村村网



右图：石峁出土石人头。贺超逸摄
左图：华夏第一门。

石峁遐思

李木马



石峁皇城台。

贺超逸摄

器可上溯至20世纪初期，多年累积出土有4000多件。石峁玉器的原料主要为墨玉和玉髓，形状制式多样，器类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其中不乏国宝级珍品，甚至有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唯一一件以人为雕刻题材的玉器。

来到石峁，还了解和认识了几位情系石峁的考古人，孙周勇、张凌云、邵晶、邸南，他们都是心中有玉的人。这就是心中怀玉的石峁，润泽以温，以纯洁质朴的品质，天地德道的精神，滋养子孙后代，让这片神奇的土地人杰地灵，生机盎然。

制陶之邦

玉，抚慰精神世界；陶，解决生活问题。

掬一捧黄河水，和泥，烧土为陶。在石峁，形状各异的陶器和陶片让人浮想联翩。那体型巨大的陶鹰仿佛告诉我们，陶器和玉器就像中国先民告别蛮荒向文明飞翔的两扇翅膀。陶器最主要的功用是煮饭、汲水、储存食物，是衡量古人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石峁的陶器，有残破的双釜鬲、单把鬲、陶甗、陶甑、陶釜等，看着它们，恍惚间瞥见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山道上汲水的人，院子里煮饭的人，端着陶碗蹲在城门口吃饭聊天的人……使用这些陶器，说明先民煮熟饭已经成为习惯。我想，双釜鬲足部加高做实，可能是为了加柴方便和牢固耐用，而口部加高加沿，则是为了避免煮饭时汤水溢出和把持的方便。是的，在进化中不断学习与优化，告别茹毛饮血的生活，人类才逐渐走向了文明。

石峁出土文物中还有石器、石雕、骨针、口簧等，每件宝贝都是一部大书。这部大书的字里行间，都让我们增

加着精神底气与文化自信。

文化之根

站在石峁，望着周边旷野无边的绿色，感觉身心与这绿色融为一体。这无边无际的绿，正是陕北大地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先前沙漠人退，黄沙漫漫；今天人进沙退，绿树成荫。

在石峁，拂去岁月的尘埃和沧桑的砾石，一座远古都城渐渐露出真容。其实，陕北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数不清

的文化宝藏和大自然的馈赠：在榆林，在神木，那乌金的山脉、汨汨的油田、云蒸霞蔚的气田、白雪般的岩盐……还有更多天地造化的恩赐，如煤层气、高岭土、铝土矿、石灰岩、石英砂……都雪藏于地下的天空，如同亿万年的沉默，期待走出地层，造福人类。

回来时坐上复兴号“绿巨人”列车，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石峁。神州大地上悠悠五千年的文化之根，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新时代的复兴之路，更让我们懂得向哪里去。

临江，因为一座岛，便让无数人爱上这座城。

素有“塞北小江南”美誉的吉林省临江市，像一颗美轮美奂的天然明珠镶嵌在祖国的东北边陲。在临江星罗棋布的风景区里，江心岛公园是这座城市的一张靓丽名片，也是临江十大旅游景观点和“白山之夏”红色文化旅游的重要线路之一。



江心岛公园。图片来源于网络

恋上一座岛 爱上一座城

张西武

走进公园大门，穿过陈云广场，向南踏上青松掩映的台阶，举目远望，碧波荡漾的鸭绿江奔涌而过。江边，绿柳如烟，掩映着四座古香古韵、雕刻精美、造型大气的红亭子。朱红的四角凉亭上由金黄的琉璃瓦铺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走近细看，每座亭子都有名字，从东向西依次为：四缘亭、保和亭、临水亭、江婉亭。仔细琢磨这四个亭子的名字，不觉赞叹，不但精美有韵味，更有深层含义。

四个名字贯通融合了佛理、人生哲学、地文特征和自然风景，更奇妙的是首字相连便为“四保临江”。建造者独具匠心，巧含智慧，不但让游人可以坐在凉亭里赏一江两岸的美景，更要让人们时时刻刻记住“四保临江”战役，记住

曾经的历史烽烟。

炎炎夏日，置身垂柳浓荫下的凉亭里，任江风习习，扑面而来，凉爽宜人。鸭绿江水涛声阵阵，绵延不绝，仿佛从天边传来的美妙音乐；极目远眺，隔江的村落民风淳朴，农田里辛勤劳作的农民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美景。

据说，当年江心岛只是一个江水冲积的沙洲，沙石覆盖，杂草丛生。2007年，临江市政府为了给市民打造一个休闲的好去处，投巨资把这片荒凉的岛屿逐渐开发建设成了美丽的公园。如今，江心岛公园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红色旅游景点。

徜徉在江心岛的美景中，不由得心生感慨：百年前的荒岛，如今成为了一座绿色的天堂，它的变化恰如临江这座小城，从百年前哀鸿遍野、积贫积弱的边陲小镇，变成了集“中国最美县城”“深呼吸小城”“长寿之乡”等众多美誉于一身的美丽边城。

去白水滩寻旧石器

舒维秀

不废江河万古流，时光已远去，山河依旧，留几个石头作证。1987年4月上旬，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文物考古部门同志，在白水滩上游的灞水河

大桥溪地段河滩一砖瓦窑工地，发现了含有打制石器的古文化层。他们上报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两部门派出专家团队来到新晃大桥溪现场，挖出几件打制石器，当时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随后以大桥溪为起点，沿灞水河上走该县兴隆乡的沙湾、长乐坪、方田，下走该县兴隆乡的新村，波州乡的曹家溪，共发现了6处旧石器地点，考古队沿灞水河

扩大考古范围，共在该县境内沿灞水河东西约30公里的区域内，发现旧石器地点8处、新石器地点8处、商周至秦汉遗址14处、唐宋时期遗址3处、古窑址10处。经过北京大学考古系专家大桥溪现场察看，采集的石器，权威认定为旧石器时代遗址，有5万至10万年历史。

灞水是洞庭湖四大水系之一沅水的上游，随后，人们在其下游的洪江、常德等地均有考古发现旧石器、新石器遗址，表明远古人类是顺着沅水灞水河流而生存的。

站在白水滩边，放眼看水望山，抬头看天望云，万古久远的人类先祖在这条河流、这片区域上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远古谜团密码，正源源不断地传到我们的心里。

火烧渚写意

奚梅根文图

火烧渚，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太湖与蠡湖交汇处的中横山西南端，远离闹市，幽静雅致，三面环水，风景绝佳。

人言，日落西山，丹焰炯炯，染红中横，光彩夺目，故在此立下“火烧渚”刻石。此石妙在既与鼋头渚隔水相望，又与周围太湖风光融为一体，使得中横山更加令人神往。

初夏的一日，与友人一起去看“火烧渚”。跨过提篮式拱梁的二泉桥，便踏上出入中横山的唯一陆上通道。经映月楼向西左拐，沿着蜿蜒小路，穿过水杉林，前行数百米，只见前方花枝招展，蜂飞蝶舞，一块书有“火烧渚”三字的刻石在湖边的高坡上赫然入目。拾级而上，翠荫深处，掩映着一座曲尺亭，琉璃瓦屋顶，飞檐翘角，古色古香，名为“夕照亭”。有对联曰：“晨雾缥缈夕照亭，晚霞映照火烧渚。”深得其中精髓，铭记在心。

驻足亭内，清风入怀，空气清新，且设有石桌石凳，可供游人小憩观赏湖景。湖上芦苇摇曳，菱荷出水，蛙鸣鱼跃，岸边柳枝交错，叶茂如盖，酿出一派葱茏的诗意，有横着的，有侧着的，低枝拂水；葛藤缠绕，密不分株，有的沿着树身左旋右缠，一直向上攀升，像是穿上了迷彩服，有的翠枝披拂，像是一道帘幕遮天蔽日，有的树身背阴处，像是铺上了厚厚的苔藓，古藤老树，盘根错节，临水照影，分外秀美、端庄。透过树荫，一群野鸭游弋于碧波之上，忽而潜水，忽而出水，溅起浪花朵朵，又飞向岸边的苇丛，一如清代画家边寿民别具野趣的画作。

亭子周围碧树垂荫，且以香樟、榆树、桑葚、枫杨、水杉居多。白鹭、鹤鹑、喜鹊、黄鹂、鸫、鸪、云雀等鸟儿出没其间，各展歌喉，有悦耳动听的天籁之音，也有走调的叽叽喳喳，抑或绕树翱翔，边飞边鸣。

山不高而峻逸，水不深而辽阔。清代无锡诗人施随曾来此尽览四周湖光山色，触景生情，挥毫赋诗赞美：“太湖湖西第一峰，中流兀立势且雄。千峰万峰不可并，上许一老庐其东。形如龙虎自盘踞，朝云暮雨相溟濛。山翁出入无停踪，芒鞋踏遍山花红。”读来如临其境，胸怀舒展。而诗中所言的庐其东，即是隐居在中横山的老翁。

每当夕阳在山，烟霞散彩，水映天，天映水，水天交融，烟波浩渺，白鹭翩翩，风帆点点，远山连绵，气象万千。美哉，火烧渚！



火烧渚